

历史长廊

盐碱地畝建起柑橘生产基地

□力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普陀六横双塘人民公社在跃进塘内的盐碱地畝，建立起六横第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柑橘场，称“双塘橘场”。

“双塘橘场”有柑橘63.4公顷，木麻黄防护林7.2公顷，职工194人，可谓普陀最大的柑橘生产基地。1983年产柑橘19.8吨，1986年产柑橘398吨。1992年产柑橘2085吨，占普陀全区柑橘总产量的33.7%。

闲置盐碱地种什么？

原双塘公社的跃进塘位于双塘西部靖余塘至双塘大沙头板青咀，长1515米，主塘西偏南向，直接保护面积160公顷（跃进塘畝）。

跃进塘内的130多公顷盐碱地畝，静悄悄地躺着，无人问津。这一大批盐碱地不能这样闲置着，种植什么作物好？

1978年5月的一天，时任双塘公社主管农业的副书记虞英浩来到公社党委书记张尧清的办公室，向书记汇报六横上半年农业生产大检查概况，汇报时提到小湖公社苍洞畝盐碱地种植的柑橘苗长势良好。张尧清接起了话茬：“近些年来，六横正在积极探索农村农业多种经营经济格局，这样大片的盐碱地究竟种植什么好呢？种桑树、棕树、油茶，种杨梅等小宗水果都没成功。是否可以种植柑橘？”

围绕盐碱地种植柑橘这个课题，虞英浩迅速组织人员到盛产蜜橘的黄岩等地进行考察取经、调查研究。

随后，双塘人民公社召开了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机关干部，15个生产大队的书记、队长、社员代表。张尧清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议题：“从因地制宜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精神，双塘跃进畝千亩盐碱地种植橘子。”

顿时，会场如炸了锅一样。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争议也非常激烈。盐碱地种橘子种得活吗？会开花结果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会白费吗？还有人说，这种土地种出来的橘子能吃吗？跃进畝四面不挡风，台风会刮倒橘子林吗？

一整天的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决议：跃进畝盐碱地种植柑橘。

轰轰烈烈种柑橘

经上级部门批准后，当年秋天，双塘公社在盐碱地种植柑橘的创业史拉开序幕。

首要任务是淡化盐碱土，降低碱份需要淡水，公社向附近的清港水库、徐家岙水库开渠挖沟引水，使盐碱地的土壤逐步淡化。又根据外地经验，盐碱地种橘，要注重改良土壤，压盐碱，防爬咸，需要大量客土。

为了大量获取有机肥土杂

肥，公社干部发动生产队社员投入到空前的削草皮泥劳动之中，社员们早出晚归，扛着锄头，拿着土箕，从路边到田埂，从河塘到山坡，到处都是削草皮泥的社员。为了能多积客土，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来了，六横驻军指战员来了，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来了，一支支劳动大军投入到削草皮泥的洪流之中。

盐碱地种橘，需要挖坑垒墩，第一年计划种橘20公顷，每个墩投放4至5担客土，共计投放客土10万担。挖沟引水进橘园，四周栽种了木麻黄防护林六七公顷。

从黄岩买来了近万株柑橘苗，橘场另外选用0.67公顷作为试验场，办起场中场，橘场还聘用若干名柑橘技术员，以小场指导全场。

1980年，中央下达文件，提出了农村土地经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若干政策。双塘橘场面临着是“统”还是“分”？

公社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果断提出“社队联营办橘场”的决定。从而稳定了人心。

三四年后，跃进塘内橘园连成一片，纵横交错网格式的木麻黄树长得茂盛挺拔，起着挡风护橘的作用。明媚的春天，飘来了柑橘花开的淡淡清香，金秋十月橘园挂满了黄澄澄的橘子。

橘农承包种植

1994年起，“双塘橘场”由橘农分别承包种植管理。结束了大场子集体统一管理生产的模式。到2013年，种植面积达144公顷，跃进塘畝基本都种上了柑橘，年产柑橘近4550吨。

“双塘橘场”建立后，不仅带动了周边农户的柑橘种植业，而且扩大至整个六横岛乃至其他海岛发展柑橘种植业。

“双塘橘场”是对盐碱地可以种植柑橘的见证，也是对六横岛柑橘产业历史的见证。

本版与市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
第1187期

来稿请发
zswb03@zsnews.com

追忆流年

定海红毛馆的沧桑变迁

□李世庭



图为定海道头旧景（本报资料照）

康熙三十七年（1698），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在定海西道头建红毛馆，行使海关业务，城东的榷关公署随之关闭。

定海旅台老人袁定华先生，写过一篇《定海的外国坟和红毛馆》，对红毛馆有如下记述：

“红毛馆在定海西道头，是座高大西式建筑物，其屋面南背北，广约十五丈，深五丈，凡两层，四周皆筑砖墙，分间亦然，不用一柱，上架桁梁，窗户高敞，簷牙高啄，堊之粉色，颇觉壮观。西南僻有小园，护以短篱，纷植花木，凿池蓄鱼，架筑饲鸽，虽具体而微，却颇幽邃。”

据此所述，红毛馆是一座高大、壮观的西式建筑物，馆内还有花园、鱼池、鸽笼等，布局精巧。这在展复不久，遍地都是草舍的当时，定海道头突然矗立起这样一座建筑，大有鹤立鸡群之感，引起不小轰动。

红毛馆落成后，东西洋船纷至沓来。康熙三十九年六月，船主分别为末氏罗夫和末里氏的二艘红毛夹板大船前来贸易；庐伽利船一艘，九月，飞立氏船一艘来定贸易，一时称为盛事。宁波海关看到这种情况，不由眼红起来，向浙省布政司提意见，说定海红毛馆抢了他们的生意。布政司的裁定是“听从商便”，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如愿在定海者，亦听其停泊定海，不许宁波奸佞妄行争夺，违者重责枷示。更于两处勒石，永为饬禁。

红毛馆的设立，对定海人民来说，不是福祉，而是灾祸。

经营红毛馆的是一班贪得无厌的胥吏和衙役，这些人不仅在外商那里敲诈勒索，还想方设法在定海老百姓头上搜刮。定海民间米面、麦豆、油烛、花布、牛羊、蔬果、竹木等吃的、穿的、用的，或由居民直接到宁波购买，或由小商小贩肩挑背负作糊口贸易，乘渡船过海关，红毛馆吏役一律要征税，索取贿赂，即使是一顶雨伞、一双木屐、一瓶腐乳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加重了定海百姓的负担，小商小贩们更是叫苦连天。

当时定海知县是有名的清官缪燧，他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与红毛馆交涉。红毛馆的吏胥说，我们是照章办事，海关条例规定：“海上出入船载货物一律征税。”缪燧据理力争：“定海为宁波属邑，虽居海外，仍属内地。定海百姓到郡城购买日用之物，与海上船载贸易不能相提并论，不该征税。”缪燧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省总督衙门、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申诉，整整坚持了三年，申诉的文稿堆积案头，高可盈尺，终于说动了总督和巡抚。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由布政司批示：“查海关敕谕，内开民间之物并糊口贸易及海口内桥津地方船车贸易等物，概不征税，立石遵行。”这也是缪知县为民争利所做的一大好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下谕，关闭浙海关，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定海红毛馆被废，额税停止。红毛馆作为浙海关分关存在了59年。

被废后的红毛馆那幢高大壮观的建筑依然存在，据袁定华先生回忆，直到清末民初，那房子依然完好，可见其建筑质量之高。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民国，二三百年时间里，红毛馆作过何种用途，不得而知，民国后的情况，袁先生的文章中有所记述。民国二年（1913）起，红毛馆又成为浙海关分关。民国二十年（1931），税关撤销，房子被定海县公安局和新成立的道头镇瓜分，西边大部分房子属县公安局道头分局。临福兴街一边楼下设派出所；东边部分房子是道头镇公所，楼下是保定救火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公安分局让出部分房子设立道头小学，当年纷植花木的小园成了学校操场。两年后的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红毛馆被日寇占用。日寇为修筑机场，从河南灾区招来大批民工，红毛馆成了民工宿舍。民工们干着重活，但待遇极差，经常可以看到病死的、累死的民工尸体从红毛馆抬出来。

如今，红毛馆遗址已荡然无存，只留在旧日的记忆里了。